

目 录

祝贺·希望·建议——《汉藏语学报》创刊专家笔谈·····	1
陆俭明：要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描写——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为例·····	18
沈家煊：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	27
李宇明 李晋霞：现代汉语词感制约因素的问卷报告·····	48
遇笑容 曹广顺：再谈中古译经与汉语语法史研究·····	61
黄 行：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	79
吴安其：汉藏语的送气塞音·····	109
罗仁地 杨将领：通过亲属语言、方言的比较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	120
黄树先：比较词义的几个问题·····	127
黄成龙 余文生：羌语关系子句的类型·····	143
汪 锋：白语方言中特殊发声类型的来源与演变·····	162
陈保亚：汉台数词对应及其自然有阶分析·····	171
陈其光：苗瑶语数词·····	190
田野调查：	
戴庆厦 时 建：梁河阿昌语概况·····	208
研究动态：	
顾 阳：香港中文大学景颇语研究概况·····	244

汉藏语学报

2007年

第1期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主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承办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汉 藏 语 学 报

第 1 期

主编 戴庆厦

商 務 印 書 館

2007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学报(第1期)/戴庆厦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ISBN 978-7-100-05485-0

I. 汉… II. 戴… III.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56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ZÀNGYǔ XUEBÀO

汉 藏 语 学 报

第 1 期

主编 戴庆厦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485-0

2007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¼

定价: 30.00 元

《汉藏语学报》工作委员会

主 编：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副主编：

罗仁地（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语言学系，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

覃晓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以下按姓氏音序排列）

龚煌城（中国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胡 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文系）

马提索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语言学系）

孙宏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编辑委员会：

曹广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曹志耘（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文系）

顾 阳（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学系）

黄 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黄树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

李锦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李宇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石 锋（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孙天心（中国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曾晓渝（南开大学文学院）

编辑部主任：罗自群

编辑部成员：胡素华、蒋 颖、蓝庆元、田 静、汪 锋

本期责任编辑：罗自群

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

Dai Qingxia (School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Associate Editors:

Randy J. LaPolla (Linguistics Department, La Trobe University, Australia;
CheungKong scholar, Center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Qin Xiaohang (School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Academic Advisory Committee:

Gong Hwang-cher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Hu Tan (Research Center of Tibetan Studies, Beijing)

Lu Jian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James A. Matisoff (Linguist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 S. A.)

Sun Hongka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Wang N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Folklo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Xing Fuy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Editorial Committee:

Cao Guangshu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ao Zhiyun (Linguistics Institut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hen Baoy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Gu Yang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Modern Languag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uang X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 Huang Shuxi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 Li Jinfang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Beijing)
- Li Yumi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 Liu Danqi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 Shi Feng (Colle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 Jackson T.-S. Su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 Wang Guoshe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 Zeng Xiaoyu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发 刊 辞

我国的语言研究近期有了喜人的进步。《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研究》、《语言学论丛》、《语言科学》、《汉语学报》、《当代语言学》等专业语言学学术刊物汇成了方阵,耀眼夺目,映出了我国语言研究的一派生机,在这样的形势下,《汉藏语学报》应运而生。

汉藏语系语言(简称“汉藏语”)是世界诸语系中的一大语系,不仅使用人口多、分布广、语种多,而且还有区别于其他语系语言的复杂特点。中国有丰富的汉藏语,历来被誉为“汉藏语的故乡”。汉藏语研究,无论对语言学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乃至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朱德熙先生曾经说过:“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根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最明显的是语法)有根本性的不同。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囿于成见,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系语言,就有可能对目前公认的一些语言学观念加以补充、修正甚至变革。从这方面看,汉藏语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

近半个世纪以来,汉藏语研究在国内外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在:一批汉藏语研究的成果相继出现,受到人们的重视;“汉藏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已被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可,影响越来越大;一大批汉藏语研究者已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出现,形成一批有内聚力的队伍;每年一届的国际汉藏语会议经久不衰;等等。但是,面对汉藏语研究的发展,至今国内外还没有一个以汉藏语为园地的专业刊物,这很不利于汉藏语研究者之间,特别是汉语研究者与非汉语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创办汉藏语研究的专业刊物,早已是国内外几代汉藏语专家的愿望,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希望这个新生的刊物,能够成为“汉藏语爱好者之家”,能够有助于汉语研究者与非汉语研究者之间的沟通。

本刊提倡从语言事实出发,在科学的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探求新的语言规律,并以新认识来丰富、发展、变革原有的语言学积累。所以,重语料、重方法、重理论建设是本刊所要强调的。

①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序》,民族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版。

对汉藏语的调查研究,应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对许多语言,目前只有粗浅的认识,甚至对一些语言目前还停留在所知甚少或完全不知上。所以,本刊重视田野调查获取的新语料,鼓励年青人去做深入的语言田野调查。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本国的语言研究,必须充分利用本国的语言资源,这是发展语言学的一条最好的途径。汉藏语研究也是如此。

语言的奥妙是无穷的,对它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因而,对语言奥妙的探索,应该是多角度、多方法的。所以,本刊将不拘一格地录用各类来稿。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要有新语料的,有新创意的,或是揭示了新的语言规律的,不管是哪个学派,哪种风格,我们都欢迎。

汉藏语大师李方桂先生说过:“但是我也不希望,比方说,专研究汉语的可以一点不知道别的汉藏语系语言。印欧的语言学者曾专门一系,但是也没有不通别系的。就拿汉语说,其中有多少问题是需要别的语言帮助的。”“所以依我的意见,将来的研究途径不外是‘博而能精’,博于各种汉藏语的知识,而精于自己所专门的系统研究。”^①李先生的经验之谈,不但是广大汉藏语研究者的座右铭,而且也是我们创办《汉藏语学报》的指导思想。

我们愿向同仁虚心请教,互相切磋,共同为办好《汉藏语学报》而努力!

① 见《藏汉系语言研究法》,1939年12月29日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

目 录

祝贺·希望·建议——《汉藏语学报》创刊专家笔谈	1
陆俭明:要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与描写——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为例.....	18
沈家煊:汉语里的名词和动词	27
李宇明 李晋霞:现代汉语词感制约因素的问卷报告	48
遇笑容 曹广顺:再谈中古译经与汉语语法史研究	61
黄 行:汉藏语系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	79
吴安其:汉藏语的送气塞音	109
罗仁地 杨将领:通过亲属语言、方音的比较 了解语言的历史发展 ...	120
黄树先:比较词义的几个问题	127
黄成龙 余文生:羌语关系子句的类型	143
汪 锋:白语方言中特殊发声类型的来源与演变	162
陈保亚:汉台数词对应及其自然有阶分析	171
陈其光:苗瑶语数词	190

田野调查:

戴庆厦 时 建:梁河阿昌语概况	208
-----------------------	-----

研究动态:

顾 阳:香港中文大学景颇语研究概况	244
-------------------------	-----

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19
---------------------------	-----

第一届中国语言及方言语言接触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召开	188
----------------------------------	-----

投稿须知	249
------------	-----

CONTENTS

Foreword	1
Congratulations•Hopes•Suggestions: Forum on the Inaugural Issue of <i>Journal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i>	1
Lu Jianming: How to Discover and Describe Linguistic Facts: The Case of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18
Shen Jiaxuan: On Nouns and Verbs in Chinese	27
Li Yuming and Li Jinxia: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stinctive Feeling of What is a Word in Putonghua	48
Hsiao-jung Yu and Guangshun Cao: Revisiting the Language in Translated Buddhist Sutras of the Mediaeval Perio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ies of Historical Chinese Grammar	61
Huang Xing: The Chinese Loanwords in Sino-Tibetan Minority Languages	79
Wu Anqi: The Aspirated Stop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109
Randy LaPolla and Yang Jiangling: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De- velopment of a Language by Comparing it with Relate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120
Huang Shuxian: Several Questions on Comparing the Meanings of a Word	127
Huang Chenglong and Jonathan P. Evans: Relative Clause Types in Qiang	143
Wang Feng: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Non-modal Phonation Types in Bai Dialects	162
Chen Baoya: Rank Analysis of Sound Correspondences of Sino-Tai Numerals	171
Chen Qiguang: Numerals of Hmong-Mien Languages	190
Fieldwork	
Dai Qingxia and Shi Jia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ianghe Achang Language	208
News	
Gu Yang: Studies on the Jinghpaw Languag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44

祝贺·希望·建议

——《汉藏语学报》创刊专家笔谈

戴庆厦：“摸着石头过河”

出版汉藏语研究的专门刊物，是几代从事汉藏语教学、研究的工作者的共同愿望。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专业的创始人、业师马学良先生，生前曾多次说过希望能办一个研究汉藏语的专门刊物。近期，我们向国内外一些汉藏语专家征求创办《汉藏语学报》的意见，包括马提索夫、龚煌城、陆俭明等汉藏语大家在内，他们都一致认为非常有必要创办这样一个国内外尚未有过、而在我国又有研究实力的刊物。经过反复论证，我们才下了决心开始启动，组织了编委会，并对如何办好这一刊物做了一些思考。

我国汉藏语语种多，分布广，素有“汉藏语故乡”之美称。汉藏语研究，对于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汉藏语学报》的创立，目的是为汉藏语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园地，以推动汉藏语研究的发展。

一个世纪以来，汉藏语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认识少到逐渐增多的艰苦过程。耕耘者在付出辛勤的汗水后取得了一个共识：汉藏语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分化和融合的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因而，要认清汉藏语的“庐山真面目”并非易事，需要经过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反复的过程，必须从下到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踩，而不能企望有什么捷径。李方桂大师 1939 年 12 月 29 日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讲演——《藏汉系语言研究法》中说过：“我们看看藏汉系中的苗语、瑶语、侗语、么些语有过什么专门人去研究；甚而至于台语、藏缅语、藏语也不过几个专家。所以我的希望是将来中国的语言学者，亦必须有人专研究这较小的支系，把各小支系弄清楚；而暂不去作大规模的空泛的比较。”

汉藏语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理论、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必须重视的。但必须强调大家分头去做具体语言的研究，从实际的语言中认识语言现象、发现语言规律，并进而思考新的理论问题。我想，这应该是发展汉藏语研究的根本驱动力。

要办好这样一个多语种的语言学刊物，我们将会遇到许多难题，比如在用稿上怎样处理好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共时和历时的关系、不同语种的关系等。

因而,今后的路子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好在国内外的同仁们都积极支持创办这一刊物,愿做我们坚强的后盾,这就坚定了我们办好《汉藏语学报》的信心。

罗仁地:汉藏语言学研究的新平台

汉藏语系,从使用人口和分布地区来看,是世界上最大的语系之一。其现存的语言包括中国和缅甸的官方语言,以及中国、缅甸、泰国北部、印度东北部的数百种少数民族语言。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汉藏语系语言还包括白狼语、西夏语和骠语(Pyu语,缅甸最古老的汉藏语系语言)。世界各地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学者众多,研究成果也很丰硕。国内刊登汉藏语系语言研究成果的重要刊物有《民族语文》、《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在中国大陆之外主要有《中国语言学报》和《语言暨语言学》。由本人主编的《藏缅语区语言学》是刊登藏缅语方面英文研究成果的刊物。当然,世界各地的研究性学报也零星地刊登了不少汉藏语研究方面的文章。从整体上讲,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份照顾到整个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性期刊。以汉藏语系语言作为一个研究学科领域而言,《汉藏语学报》提供了一个集中发表汉藏语研究成果的新的平台,填补了一个专门刊登汉藏语研究成果的空白。因此,我很高兴戴庆厦教授创办这个学报,作为副主编,本人对她寄予热忱的期待,期望她能成为具有高水准的研究性学术期刊。

胡坦:中国学者理应在汉藏语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汉藏系语言是中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这个庞大的语群拥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共同的特征,同时又因分化年代久远、分布地域辽阔,彼此之间差异也很明显。中国人关心中国的事,对自己的语言文字的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并做出过独特的贡献。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尊敬和继承。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及其对印欧语系语言研究的各种成果陆续传入中国。中国人并不排外。学者们努力取其所长、补己所短,尝试采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来研究汉藏系语言,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方面,应当说汉语的研究走在了前面,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汉语在方言调查、语法研究、汉语史探索、语源分析、词典编纂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也紧随其后、急起直追。例如20世纪50年代有众多语言学家参与的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大规模的普查工作,就使我们对中国语言的现状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还曾进行某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与创制的尝试。此后,陆续出版了成套的语言简志与有关的论文与专著,创办了若干民族语文的刊物,成立了专门从事民族语言的教学和研究的机构,大批的民族语文教学与研究人才不断

成长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语言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快速进步的标志。我们对于前人的辛勤耕耘和研究成果不可低估。同时也应当看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度来说,特别是拥有一个独特的庞大的汉藏语群的国度来说,我们的认识仍然处于“已知少于未知”。无论是现状的描写还是历史的追溯或者理论的探索与方法技术的更新等都等待着我們继续研究和探索。如今由戴庆厦教授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藏语学报》的创办,可谓适逢其时。它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开辟了一个宝贵的园地,学人辛勤劳作的成果可以及时发表和交流。同时它也是中国语言学对外交流的另一扇窗口。汉藏语系主要语言的故乡在中国,中国学者理应在这一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衷心祝贺《汉藏语学报》创办成功。

James A. Matisoff: This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hat the entire world-wide community of Sino-Tibetanists welcom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issue of this new journal.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reflect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ship, and will serve as an important outlet for the latest research on Sino-Tibetan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like. Han-Zang-yu Xuebao will fill a real need in the field of Sino-Tibetan studies. There are already many journals that specializ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There is also a journal,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that has concentrat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Tibeto-Burman branch of Sino-Tibetan. It is to be hoped that HZYXB will accept papers on both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in equal proportions, so that each of these branches of Sino-Tibetan will illuminate each other. I realize that many scholars also wish to include the Tai-Kadai and Miao-Yao families within Sino-Tibetan.

Whatever the ultimate genetic status of these families may be demonstrated to be,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y both have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so that it is entirely appropriate to include articles on TK and MY in Han-Zang-yu Xuebao as well.

Once again, hearty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马提索夫 译文:汉藏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全世界汉藏语学界都十分欣喜地欢迎着崭新的《汉藏语学报》的问世。我深信,此

刊物必将代表该领域的最高学术水准,并必将成为中国学者以及其他同道发表最新汉藏语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

《汉藏语学报》顺应汉藏语研究界之亟需。学界已经有了许多中国语言学的专刊,也有《藏缅区域语言学》专门关注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支,为此寄望于《汉藏语学报》能均衡刊发汉语和藏缅语方面的论文,如此一来,汉藏语系的各语支就可以相映成辉了。我想,许多学者也希望能将台一卡岱和苗瑶语族也纳入汉藏语系来讨论。

无论这些语族之间最终的语源关系可以确证为何者,都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们均曾受到过汉语很深刻的影响,这样,《汉藏语学报》接收台一卡岱和苗瑶语族方面的文章也就是完全适宜的了。

再次衷心祝贺这一汉藏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陆俭明:特色和质量是一个刊物的生命

《汉藏语学报》的诞生,说明中国语言学在不断发展,可喜可贺。

特色和质量,是一个刊物的生命,其中特色尤为重要。而特色和质量,都必须以科学和民主为支撑,为后盾;而要达到科学,实现民主,必须杜绝一言堂坚持多元论,必须提倡“继承、借鉴、怀疑、假设、探索、求证”如此周而复始的研究路子。

孙宏开:几点希望

几个世纪以来,中外汉藏语言学界对汉藏语系语言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无论在历史比较研究还是在语言结构的描写研究方面都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连汉藏语的外延现在也存在不少争议。因此,《汉藏语学报》的创刊,对于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值此学报创刊之际,除了表示祝贺之意外,还希望:

第一,深入调查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除了进行语言结构整体的描写研究外,还可以开展一些专题的调查研究,尤其要重视有方言差别的语言内部方言特点的比较研究。适当介绍一些境外的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境外已经出版了200多种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语言的语法和词典(包括语言结构整体描写研究的著作),也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其中不乏有较好学术价值的,国内的学者对此知之不多,学报可以发表一些综述性或介绍性质的文章。

第二,在深入对语言事实的描写研究基础上,重视语言本体的历史演变研究。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其中包括接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从方法论来看,包括通过内部比较、外部比较和文献比较等多角度的研究,对语言结构的现

状进行合理、科学的解释。从描写到解释是认识论上的一个飞跃,从揭示事实到揭示规律是另一个飞跃。现在各语言的资料已经公布了许多,当然不能够说已经可以满足。现在仍然有许多语言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报要有意识地组织一些专题讨论,出版一些有较好学术价值的专题集。

第三,开展有亲缘关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尤其是低层次的历史比较研究,我不反对宏观研究和远程构拟,但是我更主张从基础构拟做起。语言谱系分类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就对语言的谱系分类下结论,包括我自己在内。语言之间的远近关系的证据仍然停留在形似,而不是神似。对于神似的规律仍然揭示得太少太少。至于语支、语族、语系的分类研究和构拟工作,更是需要做扎扎实实的资料整理和在此基础上开展系统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

第四,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学术观点只要没有政治错误,应该允许发表,允许自由讨论,只要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不管他的学术背景如何,甚至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章,也可以刊登。另一方面,更提倡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多出学术精品。

王宁:加强汉藏语研究是值得积极提倡的大事

《汉藏语学报》创刊,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件大事,是一件十分令语言学学人高兴的事。

语言的普遍性是从各种有特性的语言中归纳出来的,只有把各种语言的规律研究透彻,才能从比较与归纳中得到符合语言普遍规律的普通语言学。现代被称作“普通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重要的观点,大多是从印欧语系中总结出来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存在两种研究的路线:一种是用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语系的语言,来证实这些从印欧语系总结出来的观点的正确,或对这些观点加以一些在原有基础上的补充;另一种是从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语系的各种语言的事实出发,不带框框地去独立研究这些语言的规律,以求用更多的语言得到更全面的观点,使现代普通语言学更具有普遍性。其实,汉藏语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对说明或补足、修正现代普通语言学应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成果并没有真正进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并没有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更新和充实起到应有的作用。例如,在高校语言学概论的教材中,引用汉藏语系的语言作例证的还很少;在语言学名词术语的界定中,很多汉藏语系的例证比之印欧语系语言的例证更为典型,但也并没有用来作为阐释某些概念的实例;很多与印欧语系语言不一样的语言事实,本应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语言规律作为补充,使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观点更为丰富,例如,表意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和拼音文字

与语言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在阐释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时,应当分别论述,但现代语言学的教材将两种情况平等地并列论述还没有做到……这些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20世纪以前,使用印欧语系的国家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中的强势地位,造成了印欧语系语言在国际语言生活中的强势地位,因而也造成了印欧语语言学的强势地位。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对改变这种现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加强汉藏语研究,应当成为本世纪语言学发展的一项值得积极提倡的大事。《汉藏语学报》的创刊,为汉藏语的研究与教学建立了一个论文发表与学术交流的阵地,这正是大家所企盼的。

汉语和藏语是否属于亲属语言,大家的看法还没有完全一致,但“汉藏语系”这个概念已经被大家接受。汉藏语系中汉语之外其他语言的研究对推进汉语的研究更是非常重要的,在汉语研究特别是古汉语的研究中,须要借鉴汉藏语系中其他语族和语支的研究成果的地方很多。例如,汉语同族词研究中对一些语音现象和语义现象的解释、汉语音韵学中历代音系描写的完善、汉语词汇学中对单音孳乳造词的证实等等,都期待着汉藏语研究的更多的成果;而汉语特别是古汉语的研究,也会对推动汉藏语的研究做出贡献。因此,我们衷心祝贺《汉藏语学报》的创刊,祝愿并相信她能迅速成长、壮大,为推动汉藏语的研究、为使汉藏语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走向世界、为培养在汉藏语研究方面造诣高深的新人,做出重大的贡献。

邢福义:新的刊物 新的高度

在我们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研究民族语言的刊物实在太少。《汉藏语学报》的创刊,是填补空白的大手笔。这一新的刊物,代表了我国汉藏语研究新的高度。

我的汉藏语知识水平很低,但是,我一定会成为《汉藏语学报》的忠实读者。因为,一方面我需要通过阅读《汉藏语学报》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我需要通过学习掌握汉藏语的资料来提高观察分析和判断自己所要研究的若干问题的能力。我相信,跟我类似的读者,为数颇多。

一个像我这样的读者,希望在《汉藏语学报》上读到的,是什么样的文章呢?我想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这是吕叔湘先生的诗句。学术刊物应该搞“五湖四海”,所发表的文章应该尽量包容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成果。然而,无论哪种风格,哪个流派,发表出来的文章都要让多数读者能读懂。十多年前,在一起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邢公畹先生对我说:“福义啊,现在很多文章我读不懂了!”我很感慨。公畹先生是大师级学者。连他都看不懂的文章,恐怕是太高深了。

第二,“事实胜于雄辩。”这是一句格言。多摆事实,用事实说话,可能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方言》杂志,曾经发表过不少摆事实的文章,既有作者的观点,又由于有大量材料而让读者有可能作出自己的判断。《汉藏语学报》和《方言》有相同之处。民族语言或方言,如果不是读者的母语,读者一般不懂。要是所发表的文章里没有多少事实,却有很多理论上的发挥,读者便不知道作者的结论是否准确,有时候甚至还可能不知所云。

第三,“有比较才能鉴别。”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句话。姑且不管原来的语境,把这句话用到语言研究上,也很有启示性。鉴别语言的特点,比较的方法往往效果很好。以往,研究汉语,提到汉语语法特点,大都是跟印欧语作比较。其实,那样固然很有用,但跟汉藏语言中其他各种语言作比较可能更有用。如果比较中把题目的范围限定得小一点,列举的语言事实全面一点,对语言事实的剖析细致一点,那么,对所论及的语言各自特点的认识,就可能更清晰一点。

第四,“学贵心悟,守旧无功。”这是宋人张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篇》中的一句话。心有所悟,才能别出心裁,才能有所创新。前人的成果,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境外的,都只代表过去,代表已然,不应亦步亦趋地一味跟着走。以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与揭示来说,季羨林先生指出:“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又指出:“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总结汉语的真正的特点。”(《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序言,见《吕叔湘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我以为,季先生的话值得深思。

办刊物难,办学术刊物尤难。难就难在,既要凸显学术水平,又要做到雅俗共赏,能够吸引读者,赢得读者。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考虑读者的心理和需求,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汉藏语学报》的创办,是中国语言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突破性标志。相信这个新刊物定会越办越好,定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永葆青春的重要刊物。为《汉藏语学报》的创刊而欢呼!

曹广顺:汉藏语研究有助促进历史语言学和汉语史的研究

戴庆厦教授主编的《汉藏语学报》出版,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好事。中华民族的疆域中有众多的汉藏语系语言被使用,但对这些语言的研究,却似乎一直没有在国内语言学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一个专门的学术刊物,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展示、交流的窗口。戴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汉藏语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是汉藏语研究的重要基地,拥有强大的研究团队,由戴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担当起编辑出版《汉藏语学报》的重任,一定会办成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刊物,推动研究的发展和进步。